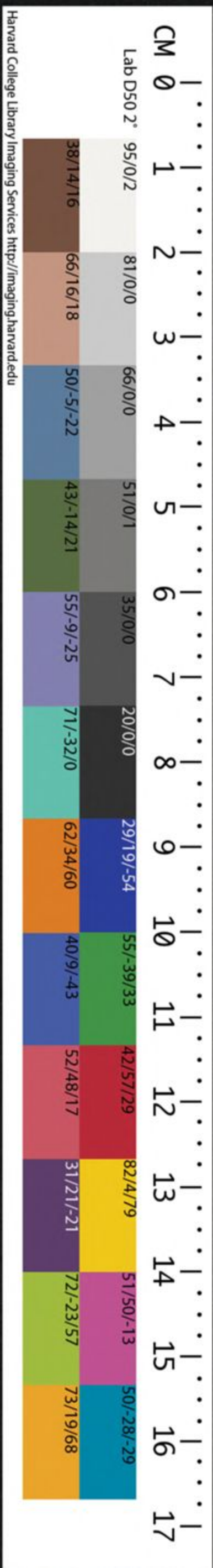


T 2571/3202 d(43)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五

卷六十四

御覽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四

御撰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

帝秦獻王東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

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

價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

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

忠壯王允吳孝王景嚴保林生新都懷王

諒美人生清河王遐諸姬生汝陰哀

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才人生孝懷  
帝楊悼后生渤海王恢餘八子不顯母  
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  
瑋又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  
而天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

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  
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

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  
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  
摘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  
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  
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  
秦邑八萬戶午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  
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  
軍西戎校尉假節使定淮南王俱之國及  
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造位大將軍時楊駿  
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  
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  
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  
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  
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  
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  
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  
鄴入篡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  
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  
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濟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  
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為嗣太  
康十年改封漢王為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  
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



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  
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  
允爲太弟會趙主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  
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  
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  
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  
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  
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

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  
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  
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  
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  
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  
左丞王輿閉東掖門沈不得入遂圍相府  
允所將兵皆淮南竒才劍客也與戰頗敗  
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  
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



弓弩齊發射倫飛矢兩下士書司馬哇祕  
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  
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  
時爲中書令遣麾騎虞播以辭問倫子虔  
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矜  
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  
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  
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  
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

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  
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問上表  
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  
討亂奮鬪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  
逆黨遺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  
泊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  
人懷忼愾愍國統滅絕鼓言流涕臣輒以  
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  
禮追贈司徒問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



吳王晏子祥為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  
為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  
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  
都王穎子廓為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  
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  
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

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  
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  
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  
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  
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  
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為世所尤  
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  
覃嗣立及冲太孫蒙翥王罔表曰東宮曠  
然家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



副以固決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  
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  
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  
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  
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  
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  
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  
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  
之祚以寧四海顛顛之望覃兄弟雖並出

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詔大  
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義  
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  
顛脇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  
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  
欵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  
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  
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  
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



度支校尉陳頴等謀立暉為太子事覺幽  
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  
禮籥初封新蔡王暉薨還封清河王銓初  
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  
為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初封廣  
川王銓之為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  
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  
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苟  
晞於蒙晞立為皇太子七日為石勒所

没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  
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  
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  
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  
尉欲殺之傳祇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  
官並諫倫乃貶為賓後縣王後徙封代王  
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



侍中長沙王又成都王頴之相攻也又以  
晏為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為太尉大  
將軍晏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  
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  
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  
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  
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  
南王允鄴即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  
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為散騎常侍皆

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  
歲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官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  
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  
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  
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



元帝命虞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  
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為晉  
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  
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之子以德不以年  
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德之目固當以年  
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  
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  
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  
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

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  
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  
東海哀王沖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  
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沖繼毗後  
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  
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長  
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沖國劉耽為司馬穎  
川庾懌為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永昌初  
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



因發毗喪沖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  
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  
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  
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  
哀悼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為東海王以  
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  
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為琅邪王東海國  
闕無嗣奕後入篡大業桓温廢之復為東  
海王既而貶為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

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  
東海王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  
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琚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  
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  
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  
祕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  
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斂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  
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晞體  
自皇極故龍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脩已  
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  
虐加于人哀直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  
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  
綜官解子璿散騎常侍璿以梁王隨晞晞  
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  
溫又逼新蔡主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

郎殷洎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  
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  
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徙之而族誅  
殷洎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  
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  
詔曰感惟推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  
氏及故世子梁主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  
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克己思愆仰惟  
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



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璉遵以遵嗣追  
贈綜給事中璉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  
陵國綜璉各復其官璉還繼梁國

梁王璉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  
僕與父晞俱薨薨子蘇嗣太元中復國薨  
子珍之嗣桓之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  
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  
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  
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  
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  
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  
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  
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  
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  
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  
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  
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



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  
篡貶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  
入淮船破未得救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  
廷稱受密詔使導摠攝兩機加侍中大將  
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  
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  
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  
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  
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

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

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

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顯為家

丞劉楨為庶子今侯初弱宜選明德帝令

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

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

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

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



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菜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

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流妻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



用遇兩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  
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  
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  
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  
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木價直既貴又非  
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後麓簡又案禮  
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  
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  
同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

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  
終而有損於財力凶業殺禮經國常典既  
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  
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  
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  
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  
墓非安神之所故備虞於殯宮始則營草  
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  
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



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  
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  
地凋殘以甚加之災旱百姓困瘁非但不  
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  
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  
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  
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  
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  
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

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  
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即簡文  
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  
王康帝即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廢  
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  
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  
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  
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即位



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  
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  
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  
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  
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為會稽王立  
道生為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踈躁

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  
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道  
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  
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羨之孫珣之  
為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  
為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為宗室之  
美與梁主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  
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



郁為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父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為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為臨川太妃寶字弘文歷秘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降為西豐侯食邑千戶

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為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

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御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日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  
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  
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  
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  
為務妯娒左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  
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  
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  
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  
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

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  
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  
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  
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  
起長史謝重舉拔荅曰故宣武公黜昏登  
聖功起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  
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  
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  
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



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威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

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毋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誠龜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



每優崇之國寶即寤之甥以諂事道子寤  
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  
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  
見親信帝因敬怒斬悅之國寶其懼復諂  
寤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寤為豫章太守  
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  
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為  
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  
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

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  
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  
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  
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  
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官道子謂牙  
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  
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  
聚資積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  
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



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如宗禮秩博平  
令吳興聞人爽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  
千秋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  
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  
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妯屬類傾  
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  
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  
簿戴良夫苦諫被囚始至亡命而恒以醉  
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

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  
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  
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  
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  
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芻蕘競扇友愛  
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  
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乾  
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  
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



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  
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  
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  
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  
堪仙民持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  
不徵之以爲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即  
王珣甯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  
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  
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

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  
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  
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  
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  
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  
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  
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  
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  
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



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  
曰曾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  
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  
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  
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  
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  
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  
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  
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

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  
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  
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  
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  
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  
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  
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  
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  
結新授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



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却為反覆之人  
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  
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  
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  
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  
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決作君之事乎庾  
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  
舉誅鉏茲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  
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

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  
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  
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  
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  
安危為己任尚之為之羽翼時相傳會者  
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  
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  
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  
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



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

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



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蹶  
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  
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  
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  
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  
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  
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  
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由  
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

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  
王夫人金童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  
陵幽辱上疏送童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  
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  
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羣僚  
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  
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  
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  
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  
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  
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  
距戰頗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將侯  
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  
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  
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  
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  
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

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  
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  
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  
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  
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  
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禍及身耳  
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  
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  
氣既并殷場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居西藩



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  
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  
必乘此綏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  
柰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  
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  
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  
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  
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  
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

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  
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  
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  
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  
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  
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  
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恠耳目斬  
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



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  
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  
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  
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  
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在  
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散玄  
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  
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  
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

元顯乘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于宣  
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  
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  
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  
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于道子道子對  
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  
于新亭縛于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  
誕張法順所誤在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  
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



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叅衛竟承玄旨  
醜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笑於西堂及  
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  
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  
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  
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  
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來往心情勿墮今  
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  
典更可追崇太傅為丞相加殊禮一依安

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太尉加羽葆鼓  
吹丞相墳坐翳然飄薄非所湏南道清通  
便奉迎神樞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  
吉日定宅地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  
迎道子柩于安城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  
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  
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為道子嗣尊妃王氏  
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  
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脩之歸于



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  
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  
慟脩之復爲嗣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秦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  
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  
於魯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  
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  
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  
土未乾國難荐臻朝革輿弛慶重以八王繼

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  
華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  
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豸慄慄周  
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  
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  
惟元輔耽恭翹彙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  
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彞倫攸斃終則宗  
社淪亡元顯以童叟之年受棟梁之寄專  
制朝廷陵蔑君親奪庸瑣之常材抗姦亮



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  
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  
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  
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  
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  
仍鋪秦獻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  
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四

音義

毗房脂反東簡璋反鬼賈逵位

反愾苦愛懦乃歸鬲藥鈴郎丁

反笑進璉音津與蒙莫紅娶甲

到亢苦

許物剽

口六無



武音已罷音頭適音姑姪下武反反  
感儂

奴冬茹音如又瑾儻忱反氏林錮反  
傳會

附音鄙反薄波蹂反人久糲糲下音象反  
朱弟樹

反慄慄黯尼媪反烏浩童非反古患  
語聲部札

瘥反才何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御撰

王導

子悅 洽子珣 洽子珣 洽子珣 洽子珣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

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

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

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

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閣祭酒遷祕書郎

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

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



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  
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  
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  
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  
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  
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  
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  
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輦具威儀敦導  
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

之望焉觐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  
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  
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  
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  
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  
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  
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  
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  
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



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  
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  
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庄主寧邦在是尤見  
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  
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  
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  
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  
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  
度詳公卿士皆廢於安息遂使姦人乘豐

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  
立命世之勳一庄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  
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  
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  
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  
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  
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  
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  
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



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  
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  
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  
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  
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  
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  
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  
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  
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

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栢彝初過  
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  
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  
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  
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  
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  
殊舉自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  
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



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  
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  
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  
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  
息學校未修道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  
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  
教明德禮洽通彛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  
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  
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

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  
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  
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  
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  
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  
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  
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  
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



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  
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項皇綱失統頌  
聲不與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  
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如此之  
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  
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弥遠華僞  
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敝下  
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  
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

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  
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  
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  
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  
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  
面養養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  
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  
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柏文之霸  
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



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備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及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鑿旣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及父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鑿鑿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



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  
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  
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  
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  
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  
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  
帝蹠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  
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  
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

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  
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郭  
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  
役也郭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  
執正議郭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  
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  
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  
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  
卿無爵而諡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衷



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  
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  
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  
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  
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  
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  
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  
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  
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  
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  
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  
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  
庶必不奉詔且山藪蔽疾宜包容之固  
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  
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  
官居己之右峻又逼無與幸石頭導爭之



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叅軍素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紛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

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



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費端至一金其為時  
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  
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  
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  
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  
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  
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  
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  
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

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  
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  
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  
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  
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導  
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彰喻導  
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  
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  
私費道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



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步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雋乂申命

稱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兩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



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感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沫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

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sub>君</sub>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睭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祿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



為比册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  
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  
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劬邈夷淡以  
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博遲務外則名儒  
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  
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  
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虜  
改心化之所鼓禱杙易質調陰陽之和通  
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

功復宣武之績雀目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  
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  
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  
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  
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歿朕用震慟于  
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  
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  
文獻祠以太牢竟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  
頴敞少與道俱知名時人以頴方溫太真



以敬比鄧伯道並曰左導六子悅恬洽協  
幼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道甚愛  
之導嘗共悅弈棋爭道道笑曰相與有瓜  
葛邨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  
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  
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  
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

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  
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  
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  
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  
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  
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歛箱  
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  
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



以弟恬子琨為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  
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  
子恢嗣義熙末為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  
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  
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  
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  
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  
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

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棋為中  
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  
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  
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  
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  
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  
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  
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



加中書令固讓表疏上上穆帝詔曰敬和  
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  
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  
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  
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  
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  
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  
為溫所劾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

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  
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  
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  
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珣亦王友  
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  
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  
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  
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  
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轉



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  
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  
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  
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  
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  
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  
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  
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  
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

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  
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  
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  
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  
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  
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旣而謂珣曰此  
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  
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  
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



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  
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  
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  
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  
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  
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  
多時事艱難忽尔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  
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  
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

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  
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閨安  
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  
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  
勸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  
宋世並有高名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  
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  
彌珣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



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  
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  
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  
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  
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太令  
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  
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叅軍襲爵武卬侯早

卒無子以弟幼子謚爲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  
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  
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謚銜  
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  
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  
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  
將篡以謚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  
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



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竒貴之常謂裕曰  
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  
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既受寵  
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  
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  
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湛少驍果  
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  
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  
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

奔劉裕歲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  
謚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劍二十人義熙  
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  
文恭三子瓌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  
史丹楊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  
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  
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  
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



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  
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  
義熙中並歷顯職

曾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  
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  
饑粟貴人多餓死曾以私米作饘粥以飴  
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  
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  
之桓冲表請曾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

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  
厥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  
于吳王恭舉兵假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  
令起軍助爲聲援厥即墨經合衆誅殺異  
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  
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厥自謂義兵一動  
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  
國寶賜死恭罷兵將厥去職厥大怒迴衆



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歛衆  
潰奔走遂不知所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  
子華以不知歛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  
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  
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  
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  
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  
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

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  
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  
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  
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  
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榮  
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  
建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  
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  
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



翦吞沙之寇乃誠貫自主垂餌以終全貞  
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  
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  
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  
漢六合爲家奠鑿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  
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  
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  
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  
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

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  
之謂也

贊曰虎嘯疾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  
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  
九命貽乃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  
斯盛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音義







